

新
唐
書

二
三

王薛馬韋列傳第二十三

唐書九十八

宋 祁 奉 救 撰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顓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性沈澹
志量隱正恬於所遇父不苟合隋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內省讎定群書為
太常治禮郎季父頗通儒有鑒裁尤所器許頗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
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皇太子授中舍人
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雋州太子已誅太
宗召為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
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
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
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珪推誠
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封永寧縣男黃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
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亡
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久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
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
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

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姐尚在竊謂陛下以為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効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潔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進封郡公坐漏禁近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名臣俄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

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
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
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
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禮奉於珪十三年病帝遣公主就第省視復遣民部
尚書唐儉增損藥膳卒年六十九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贈吏
部尚書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
其家性不苛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喜愠奉寡嫂家
事皆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
家廟四時祭于寢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
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
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
輔才汝貴不疑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燾旭
壽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輿西游遂窮
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秘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
聞於時旭見酷吏傳

薛收字伯襄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

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與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判陝東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不竄定審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斂軍以觀賊形勢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爾是以求戰不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輟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締壘浚其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皇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嘆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收進曰峻宇彫牆躬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具察奢虐是矜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荅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今賜黃金四十挺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二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勸

書曰吾與伯襄共軍旅間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
且家素貧而子幼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其後圖學
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既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又
嘗夢收如平生賜其家粟帛貞觀七年贈鄭州刺史永徽中又贈太常卿陪
葬昭陵

子元超九歲龍臺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
宗即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省
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泣然流涕以母喪解奪
服授黃門侍郎檢校太子左庶子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
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累拜東臺侍郎李義
府流雋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為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
儀文章款密流雋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三品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
圍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王召元超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
俄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
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林蘆故太子稍怠政

事元超諫曰內苑之地綠叢薄冒翳奮絕登險塗殿下截輕禽逐狡兔銜
檠之變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遺醜使兇謀藉發將何以禦
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天皇所賜書戒丁寧惟殿下
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厚賜慰其意召太子還東都
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啗乞骸骨加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光祿大
夫秦州都督陪葬乾陵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元敬隋選部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離德
音為鸞鳥族焉元敬年最少為鸚鵡武德中為祕書郎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
學館學士真時收與房杜爽心腹之寄更相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
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秦王為皇太子除舍又於是軍國
之務摠於東宮而元敬掌文翰號稱職卒于官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禮部郎中中書舍又與從祖兄曜更踐
兩省俱以辭章自名景龍末為諫議大夫昭文館學士初貞觀永徽間虞世
南褚遂良以書韻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
體適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喜之以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及踐阼遷太常少卿封晉國公實封三百戶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諷使讓

因入言於帝曰紹京太子胥史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具
瞻之美帝然之遂許紹京讓改戶部尚書翌日遷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
崔日用數爭事帝前罷為左散騎常侍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帝以翊贊功
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群臣竇懷貞誅稷以知本謀賜死萬年獄年六十
五伯陽為駙馬都尉安邑郡公別食實封四百戶稷死坐貶晉州貞外別駕
又流嶺表自殺伯陽子談尚玄宗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光祿貞外別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貞曠遇鄉人以無
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劾讓周乃去客密州趙
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敷而西舍新
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
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
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
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
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
忠孝事未嘗不廢養長想慮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
顧采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

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輒竭區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
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太安至尊居之反在
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
焉臣願營雉堞明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
二月辛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
里而遠非能旦發晷至也萬有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速之今茲
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
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
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永守與國無疆也臣謂
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
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正欲絕之則子文
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變厥黨之惡已暴也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
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
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彊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
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
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執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和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當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卓雜類韋槃提斛斯正無他才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因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方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下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徃役相望

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復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竟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巨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方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身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千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

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安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方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盱眙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晉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巨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方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之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

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天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万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兩縣令既衆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彊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擢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纒纒令人志倦蘇夔張終賈止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俄遷治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檢校晉王府長史王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歎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服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構第每詔尚食具膳上

醫使者視護躬為調藥太子問疾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自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食必進雞小吏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肉恐州縣屠費食雞尚何與榜吏斥之及領選猶廢後儀令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叩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驛以達警急納居之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載咸身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于朝明習憲章者非王佐才疇以及茲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迺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傳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乎

韋挺京兆萬年人父冲仕隋為民部尚書挺少與隱太子善高祖平京師署隴西公府祭酒累遷太子左衛驃騎檢校左衛率太子遇之厚宮臣無與比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又慶州刺史楊文幹坐大逆誅薛連東宮帝專責宮臣由是挺與杜淹王珪等皆流越雋未幾召拜主爵郎中身觀初王珪數薦之遷尚書右丞歷吏部黃門侍郎拜御史大夫扶陽縣男太宗謂挺曰卿之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者挺曰臣驚下不足以及高位且非勲非舊而在藩邸故僚上願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隣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復為黃門侍郎兼魏王泰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用拭用之周言挺恨于自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

任麤使帝謂然挺父故為營州掾管宜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悅曰
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為朕圖之苟吾軍用不乏是公
之功其自擇文武官四品十人為子使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
從即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許以便宜帝親解貂裘及中殿馬賜之挺遣
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艦轉糧自桑乾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
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厓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
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它歲運何
哉即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懷質還劾挺在幽州日置酒弗憂職不前視渠
長利即造船行粟縣八百里乃悟非是欲進則不得還且水涸六師所須恐
不如陛下之素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敕治書侍御史唐臨馳傳械
挺赴洛陽廢為民使白衣從帝破蓋牟城詔挺將兵鎮守示復用城與賊新
城接日夜轉鬪無休時挺以失職內不平作書謝所善公孫常常善數者也
以他事繫投繯死素囊中得挺書言所屯危蹙意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
卒年五十八子待價萬石

待價初為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江夏王道宗得罪待價以婿貶盧龍府果毅
時將軍辛文陵招慰高麗次吐護真水為虜所襲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率

所部兵殺之文陵亦苦戰遂免待價重創矢著左足隱不言卒以疾免起為
蘭州刺史吐蕃盜邊高宗以沛王賢為涼州大都督而待價為司馬俄遷肅
州刺史以功召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吐蕃復入寇以待價檢校涼州都
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召還封扶陽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管乾陵改天官尚
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起武力典選無銓總才故朝野共蚩薄之俄為
燕然道行軍大惣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
自安累表辭職不聽且請盡方行陣許之於是拜安息道行軍大惣管督三
十六惣管以討吐蕃進爵公軍至寅識迦河與吐蕃合戰勝負略相賞會其
副閻温古逗留又天大寒待價不善撫御師人多死餉道乏乃旋師頓高昌
后大怒斬温古流待價繡州卒曾孫武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累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行在除殿
中侍御史戶部侍郎元琇為水陸轉運使表武以倉部員外郎充判官謀不
用杜門數月而琇敗轉刑部員外郎是時帝以反正告郊廟太兵後典章苟
完執事者時時咨武武酌宜約用得禮之東群司奉焉後為絳州刺史襲汾
水灌田方二千餘頃墾書勞勉憲宗時入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
吏部尚書

萬石頗涉學善音律上元中遷累太常少卿當時郊廟燕會樂曲皆萬石與
太史令姚元辯增損之號任職始萬石奏大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它業
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
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遺音聲人釋服為樂帶經治音豈以
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為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
委任萬石罷其奏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
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始皆奮亡命布
衣孳然列置上衮薛收雖蚤天帝本以中書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善哉挺
晚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列傳第二十三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唐書九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尚書畫部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奉
敕撰

李綱字文紀觀州脩人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瑀慕張綱為人改焉
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宣帝將殺憲召僚屬誣左其罪綱矢死無
撓辭及憲誅露車載尸故吏奔匿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事隋
爲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官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
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
不爲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爲樂耳後勇廢文帝
切讓官屬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
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柰何歌舞鷹犬織兒使日侍側何
特太子罪邪帝曰以汝爲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
帝曰朕過矣擢尚書右丞時楊素蘇威用事綱据正不詭迎隨素
等參憾會大將軍劉方討林邑素言林邑多珍貨非綱不可任遂

署行軍司馬方揣素指數危辱之幾殆軍還不得調稍除齊王府司馬復詔出南海應接林邑久不召乃身入奏威劾綱擅去所部以屬吏會赦免屏居鄠太業末賊帥何潘仁劫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摠管縱左右攘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騰狀顯言王坐免俄而復留下危惴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興王地兵十萬粟支十年柰何一旦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翼曰帝悟引綱外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於是釋歆然猶貸誕也帝以舞工安叱奴爲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彌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以安馬

駒開府有國家者可爲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鼎味公等善之若弼諧審諭固屬綱矣遣使賜絹二百匹後太子寢狎亡賴猜間朝廷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綱老矣幸未就木備位保傅冀得効愚鄙日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爲人子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甚間太子覽書不懌所爲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固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隋名臣手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

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閣問以政事詔東宮太子承乾爲拜每聽政必詔綱與房玄齡王珪侍坐嘗言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爲難綱以爲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存問明年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太子爲立碑初齊王憲女嫠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中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寮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會昌中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靜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祖琰爲魏度支尚書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

署龐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禽賊將張弼異之
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引與語遂定交高祖入關大亮自歸
授土門令方歲飢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賣所乘馬稍稍
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輒平秦王行北境下書獎
勞賜馬五乘帛五十段頃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
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
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悅擢金州摠管府司馬王弘烈據襄
陽詔大亮安撫樊鄧因圖之進擊下十餘城遷安州刺史復使徇
廣州至九江會輔公柘反以計禽其將張善安公柘方圍猷州刺
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自觀初徙交州封
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
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邪乃
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
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

荀悅漢紀曰悅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三帝
遂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一領帛五匹首領拜將軍中郎將
列五品者羸百負又置降胡河南詔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使
以綏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磧口賑
其飢大亮上言且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
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屬者突厥傾國入朝陛
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
哉今伊吾雖巨遠在荒鹵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
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所謂行虛
惠收實福河西積困夷狄州縣蕭條加因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
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晦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爲
劔南道巡省大使會討吐谷渾爲河東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
北道涉青海觀河源與虜遇蜀渾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
數萬進爵爲公拜右衛大將軍晉王爲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

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官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
得酣卧十八年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
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
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爲意就棗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人命
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歛家無珠玉爲含惟貯米五斛布三
十端帝哭爲慟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昭陵大亮性
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
撓至妻子未始見愠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陋狹甚在越州
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署初破公祐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
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爲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
美更賜俚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葬
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貲襚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及責念有以
報之時弼爲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涂持弼
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

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晉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後所育孤姓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兄子道裕貞觀末為將作匠有告張亮反者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獨道裕謂反形未具帝怒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終大理卿大亮族孫迥秀

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才傑出科調相州參軍事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其材遷鳳閣舍人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領選銓汰文武號稱職進同鳳閣鸞鳥臺章事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諧媚士論頓減俄坐贓貶廬州刺史易之誅貶衡州長史中宗即位召授將作少監累遷鴻臚卿脩文館學士出朔方道行軍大揔管還拜兵部尚書年五十贈侍中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武

后嘗遣內人候其母或迎置宮中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子齊損開元中以謀逆誅

戴胄字玄胥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爲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爲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爲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欽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長孫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問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論監爵校尉不覺罪死當无忌贖胄曰校尉與无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劑飲食舟舩雖誤皆死陛下錄无忌功原之可也若罰无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胄曰不然校尉緣无忌以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繇是與校尉皆

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
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
天下不以信卿賣獄邪胄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
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
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實於法此
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寤從其言
胄犯顏據正數矣參處法意至析秋豪隨類指擿言若泉涌帝益重
之遷尚書左丞矜其貧特詔賜錢十萬會僕射蕭瑀免封德彝卒
帝謂胄曰尚書揔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
卿宜副朕舉胄明敏長于操決無宿疑議者美其振職謂武德以
來殆無其輩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
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言然好抑文雅獎法吏
時以寡學爲訾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復
洛陽宮胄上疏諫曰比關中河外置軍團彊夫富室悉爲兵九成

之役又與司農將作見丁無幾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捐業籍軍者督戎仗課役者責糧齋竭貲經紀猶不能濟七月以來霖潦未止濱河南北田正漋下年之有亡未可知壯者盡行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足庇風雨容羽衛數年後成猶不謂晚何憚而遽自生勞擾邪帝覽奏罷役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橐祕外莫知帝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七年卒帝為舉哀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聘其女為道王妃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閔十數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詫其榮高宗嘗為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人

有所訐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
由是當時多稱仁軌者號仁軌為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
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
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荅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
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詔百官哭其第贈開府
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諡曰恭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
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
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璽按
成復下彌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
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
者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雖欲自彊先懼囂謗故郎中嘿
奪惟事咨稟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筦轄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
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并固當矯拂趨競

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忍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柔顏虚心聽納猶恐羣臣揣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迮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之雍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鼂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計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云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優游坐棄白日陛下

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勸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間者太子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寮案具負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爲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目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云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爲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著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

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周入候
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癱殊可懼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
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
周爲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
不敢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誦闕訴遂良諧
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璋曰辨之是暴先帝
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彥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
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贈齊州都督

替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疎輔太子欲身
任安危以言掩其衆爲媚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
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爲戒可不慎歟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達薦
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
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

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飲湯灌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
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
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諳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
申爲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
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
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怪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簿使仁
師對唱無一謬帝竒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抵孔鄭舊
學請遂廢詔諸儒大議博士以下不能詰河間王孝恭請與孔鄭
並行仁師以玄度不經條不合大義者奏之玄度報罷遷給事中
時有司以律反逆者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詔入坐議咸言漢魏晉
謀反夷三族請改從死仁師曰父子天屬足累其心此而不卹何
愛兄弟房玄齡曰祖有蔭孫義則孫祖親壬里而兄弟屬輕今應重
者依而輕者死非用刑意遂不改後密請細心王爲太子失帝旨左
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副臺挺知海運又別知河

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檢校刑部侍郎幸翠微宮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忌之會有伏閣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子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詞稱第進士擢累左補闕稍遷考功員外郎時栢彥範等當國畏武三思甚構引湜使陰灼其姦中宗稍疏功臣三思日益寵湜反以彥範等計告三思驟遷中書舍人彥範等被徙又說三思速殺之以絕人望三思問誰可使者乃進其外兄周利貞利貞往彥範等皆死擢利貞御史中丞湜附託昭容上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湜云俄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遺銓品無序爲御史李尚隱劾奏

賤江州司馬上官與安樂公主從中申護之改襄州刺史未幾入
爲尚書左丞韋氏稱制復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出爲華州刺史俄除太子詹事初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
商州自商饒山出石門抵北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使開大
昌關役徒數萬死者十五禁舊道不得行而新道爲夏潦奔逐
數摧壑不通至是論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中太平公主引爲
同中書門下三品進拜中書令時挹以戶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
爲人請託以干湜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玄宗在東宮數至其
第申款密湜陰附主時人危之爲寒毛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
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
問慎無隱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時雍州長
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官人元稱
嘗與湜謀進酖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初在襄州與譙王
數相問遺王敗湜當死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爲宰相陷幽求嶺

表密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不克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猜
毒詭險殆天性雖蠱虺不若也與弟液澄從兄淮並以文翰居要
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
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至
於敗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
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歎因字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官至殿
中侍御史坐湜當依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遇赦
還卒子論有吏幹乾元中爲州刺史以治行稱大曆末遷同州刺
史爲黜陟使使何所按議者不直何故復用爲衢州刺史德宗以
舊族者昇擢大理卿卒

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與同里居出路州賓友餞者止國門
而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昵甚湜旣誅帝仍念之用爲祕書監開
元二年欲贈其父挹吏部尚書宰相持不可遂用四品禮葬贈和

州刺史澄侍左右與諸王不讓席坐性滑稽善辯帝恐漏禁中語以愼密字親署笏端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卒贈兗州刺史

二李戴劉崔列傳第二十四

陳揚封裴宇文鄭權間蔣韋姜張列傳第二十五

唐書一百

宋 祁 奉

救

撰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歷丹楊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筦機祕方禪代時書冊詔詔比且於筆也武德初授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母占奏縉紳屬目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嘗賜食得蒲陶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諍不恭免官未幾居母喪又有疾太宗憂之遣使禁卻弔者喪除為遂州都督病不拜頃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閱間太宗帝惑之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閨薄汗慢為有司露劾帝以名目為護掩授散秩歸第卒謚曰繆久之贈戶部尚書更謚曰忠

揚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傲人安之文帝謂雄曰匪特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轉吏部侍郎揚玄感叛詔率兵經略與玄感戰破陵敗之遂與屈突通追獲賊場帝召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

知卿秦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愧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時威及宇文述裴蘊裴矩參掌選事皆受賊不法恭仁素廉正故惡之出爲河南道大使使捕寇賊至誰卽爲朱粲所敗奔江都守文化及弒逆署吏部尚書爲化及守魏縣元寶藏執送京師高祖素知之授黃門侍郎封觀國公尋爲涼州摠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僞悉心綏慰由葱嶺以東皆奉貢贄就加納言突厥頡利率衆數萬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屯虛幟示之頡利懼而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卽討恭仁募驍湯澄澄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縱所俘還之衆感悅遂相與縛行威降召拜吏部尚書兼中書令檢校涼州諸軍事遷左衛大將軍武德末拜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遷洛州都督太宗勞謂曰洛陽要重朕子弟不爲少恐非所任故以委公恭仁性冲厚以禮自閑衛未嘗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旣貴不以勢尚人故譽望益重病乞骸骨詔以特進歸第卒贈潭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孝○子思訓襲爵顯慶中歷右屯衛將軍從高宗幸并州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夜邀思訓與謀亂思訓不敢對寶節懼毒酒以進思訓死妻訴之流寶節嶺表至龍門追斬之乃詔以眞毒人者重其法思訓孫賡父尚長寧公主豫誅張易之賜寶封五百戶神龍中爲祕書監賡絳州別駕

師道字景猷恭仁弟清警有才思客沒陽為王世充所拘間歸高祖授上儀
同為備身左右尚桂陽公主除吏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貞觀十年
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詰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
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目才行師道雖有所推進而乏甄品久之遷中
書令太子承乾得罪詔與長孫无忌等雜治其獄師道妻異姓子趙節與承
乾通謀乃微諷帝欲活之帝怒罷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物非所
練悉至銓署專抑勢貴親黨以遠嫌用人多違其才不為時所稱帝亦曰師
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罕更事緩急不得其力從征高麗攝中書
令軍還頗不職改工部尚書復為太常卿師道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燕
集歌詠自適帝見其詩為摘諷嗟賞後賜宴帝曰聞公每酣賞捉筆賦詩如
宿構者試為朕為之師道再拜少選輒成無所竄定一坐嗟伏卒贈吏部尚
書并州都督謚曰懿陪葬昭陵詔為立碑子豫之尚巢王元吉女壽春縣主
居母喪與永嘉公主亂為主壻竇奉節所殺

執柔恭仁從孫歷地官尚書武后母即恭仁叔父達之女及臨朝武承嗣攸
寧相繼用事后曰要欲我家及外氏常一人為宰相乃以執柔同中書門下
五品未幾卒弟執一亦以誅張易之功封河東郡公累官右金吾衛大將軍

始雄在隋以同姓貴自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益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為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隋人祖隆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洎海上素力計事倫隆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為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為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掎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賞接或與論天下事袞袞不勸每撫其牀曰封即終當據此薦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場帝然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百官章奏若忤旨則寢不聞外以峻文繩天下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宇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遷侍郎兼內史令

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時兵久不決帝欲班師王遣倫西見帝曰賊地雖多羈縻不相使所用命者洛陽爾計窮力屈死在旦暮今解而西則賊勢磐結後難以圖帝納之賊平帝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沮解者唯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張華叶策管武亦何以加於是封平原縣公判天策府司馬初竇建德援洛王將趣虎牢倫與蕭瑀諫不可至是入賀王笑曰不用公言今日幸而捷豈智者千慮或有失乎倫謝素不及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美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詔可尋檢校吏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徙密國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始倫之歸蕭瑀數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遘疾卧尚書有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外謹順居處衣服陋素而交官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自如又莫能探其膺肺隱刺之亂數進忠策太宗以為誠橫賜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若不蚤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不顧其親之義者謂何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秘無知者卒後事寔聞十七年尚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民部

尚書唐倫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所歷官不可悉舉請還贈改謚以懲
儉壬有詔奪司空削食封改謚為繆子言道尚淮南長公主官至宋州刺史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父訥之為齊太子舍人矩在乳而孤及長好學有文
藻智數再補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以母憂
去職高祖已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帝伐陳為元帥記室江左平詔矩巡撫
嶺南未行而高智慧等亂道不通帝難其遣矩請速進許之次南康得兵數千
人是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別將圍東衡州矩與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壁
屯大庾嶺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之圍據原長嶺又擊破之斬其帥自南
海趣廣州仲宣懼潰去綴集二十餘州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還報帝大悅
詔外殿勞苦之拜開府爵聞喜縣公賜資異等遷累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
藍與突利構難屢犯塞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長史
破達頭可汗而萬歲誅矩功不見錄還為尚書左丞遷吏部侍郎名稱職煬帝
時西域諸國悉至張掖交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山
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篇合四十四國凡裂三道北道起伊吾徑蒲類鐵勒突
厥可汗廷亂北流河至拂菻中道起高昌焉耆龜茲疏勒葱嶺鐵汗蘇對沙
那康曹何大小安穆諸國至波斯南道起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亦度葱嶺

涉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漚國至北婆羅門比貴西海諸國亦自有空道交通
既還奏之帝引內矩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壞怪名寶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
甘心夷委矩經略再遷黃門侍郎參豫朝政大業三年帝有事相山西方來
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以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
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儷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十
里示中國疆富後遂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城委輸巨億萬計帝謂
矩有緜懷略擢銀青光祿大夫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諷帝采召天下
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金珠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
道被服光麗塵車皆供帳池洒林蔽譚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
娛樂蠻夷嗟嘆謂中國為仙晨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
皆朕之志要未發矩輒先聞非悉心奉國疇能是邪又助城伊吾脅處羅入朝
帝益喜賜貂裘西胡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在突厥啓民
引見帝矩因奏言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自先帝疾之
欲討久矣方陛下時安得不事今其使朝突厥及見啓民舉國日服脅令入朝
可致也請面詔其使令歸語王有如旅拒方率突厥誅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
征遼自此始王師再臨遼比是從以勞加右光祿大夫時綱紀旧振宇文述虞世

基用事官以賄遷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吐吉設建爲南面可汗分其勢吐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矩又言突厥溥陋易離間但內多群胡教導之臣聞史蜀胡悉尤有謀幸於始畢請殺之帝曰善矩因詭計召胡受賜斬馬邑下報始畢曰史蜀胡悉皆可汗我所共惡今既誅之始畢知狀由是不朝後帝北巡始畢率騎十萬圍帝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待顧問圍解從幸江都宮時盜賊蜂結郡縣上奏不可計矩言于帝帝怒遣詔京師以疾解俄而高祖入關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唯願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物見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厮復皆得其歡是時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合則不久安日請旨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召江都女子孀家恣將士所欲即配之人情翕然相悅曰裴公惠也字文化及亂衆劫矩賊皆曰裴黃門無豫也既而衆以秦王子浩爲帝詔矩爲侍內隨而北化及儲位署矩尚書右僕射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又爲竇建德所獲建德以矩隋舊臣遇之厚建德起群盜非有君臣制度矩爲略制朝儀不閱月憲章擬王者建德尊禮之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史爵安邑縣公象遷太子啓事檢校侍中時突厥數盜邊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絕緩急

不為用李尙矩曰然此虜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
帝然其計隱太子敗餘黨保宮城不解秦王遣矩諭之乃聽命遷民部尚書太
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之乃聞遣人遺諸曹一史受饋縑帝怒詔殺之矩曰
吏受賕死固且然陛下以計給之因即行法所謂罔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
帝悅為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
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貞觀元年卒贈絳州刺史謚曰敬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父述為隋右衛大將軍開皇末以述勳封新
城縣公文帝引入卧內與語奇之詔尚場帝女南陽公主為尚董奉御從幸
江都以父喪免起為鴻臚少卿其兄化及謀弒逆以主壻忌之弗告已弒帝
乃封蜀王初士及為奉御而高祖任殿中少監雅自款結及從化及至黎陽
帝手書召之士及亦遣家童間道走長安通諄勸且獻金環帝悅曰我嘗與
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化及兵日蹙士及勸歸命不從乃與封倫詭
求督饜俄而化及敗於是濟北豪傑謀起齊兵擊竇建德以收河北觀形
勢士及不納與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之人為入關計爾時得
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自處士及謝曰呂罪當死但呂往在涿郡嘗
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異以此贖罪帝笑謂裴寂曰彼與我論天下

事逮今六七年公等皆在其後時士及女弟爲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上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舊封以宗室女妻之遷王府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武德八年擢檢校侍中兼太子詹事王即位拜中書令直食益州七百萬戶以本官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數入寇士及欲立威以鎮耀邊每出入盛陳兵衛又痛折節下士或告其反訊無狀召爲殿中監以疾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皆且之擢右衛大將軍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出遇休休往往馳召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召何所事士及卒不對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爲誰乃今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日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剖肉以餅拭手帝屢目陽若不省徐啗之其機悟率類此後以雅舊別封一子新城縣公久之復爲殿中監卒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陪葬昭陵士及撫幼弟孤兄子以友睦稱好周卹親戚故人然過自奉養服玩食飲必極豐侈有司謚曰恭黃門侍郎劉洎曰士及居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恭夔曰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姦人多才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爲之祥若倫僞行匿情死乃暴聞

免兩觀之誅幸矣太宗知士及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在魏為顯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遼追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隋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為沂州刺史累轉曾即太守善果母崔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法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嘗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為天下第一場帝賜物千段黃金百兩再遷大理卿突厥圍帝鴈門以守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宇文化及弒逆署民部尚書從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督戰中流矢神通解俄為竇建德所獲王琮讓之曰公隋大目自尊夫人亡名稱衰今以忠目子為逆賊徇命至傷夷謂何善果慙欲自殺或止之得不死建德不之禮乃歸神通送京師擢太子左庶子更封滎陽郡公數為太子陳得失未幾檢校大理卿兼民部尚書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若侍得升殿而從父兄元壽亦與時以為榮坐事免會黃羊持節為招撫大使以選舉失實除名後歷刑部尚書貞觀初出為岐州刺史以累去復拜江州刺史卒

元壽字德芳隋沛國公譯之子性察慧愛尚文藝以父功拜儀同襲爵累遷

右衛將軍更封莘國公大業末出爲文城郡守高祖兵興遣將張綸西略地
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授太常卿與襄武王琮使突厥還爲參旗將軍元
壽習軍旅事帝令教諸屯軍法劉武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犄角寇
汾晉詔元壽諭罷可汗兵不聽乃准爲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壽宣毒囚
之處羅死頡利立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汗婚元壽始得還帝勞白卿不辱
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拜鴻臚卿毋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身自將
攻太原詔即苦次起元壽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各中國元壽隨語折讓
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
突厥不可自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
汗一不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
弟使駟銜箠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胎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當其
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
公哉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隼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
若采牙肉飯粟化爲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後轉左武侯大將軍坐
事免起爲宜州刺史以老致仕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元壽幹敏所至常有
譽五聘絕域危不脫終不自爲解然譁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孝經勗

之至元璿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從孫杲知名武石世終天官侍郎

權萬紀其先出天水後徙京兆為萬年人父琢玠隋匡州刺史以懇愿聞萬紀
倬直廉約自潮州刺史擢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
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玄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
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為不阿貴近繇
是獎禮萬紀又建言宇文智及受隋恩賊殺其君萬世共棄令其子乃任千牛
請斤弁以懲不軌帝從之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磬自肆眾
情慄慄徵奏萬紀等聞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
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群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况踈賤之臣哉
帝寤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數手復召萬紀為持書御史即奏言宣饒
部中可鑿山冶銀歲取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下者公不
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刑斤使還第久之由御史中丞進尚書
左丞出為西韓州刺史徙吳王長史王畏其直善遇之齊王祐不奉法帝素奇
萬紀能左右吳王者乃徙為祐長史祐暱比群小萬紀驟諫不入即條過失以
聞帝遣劉德威按問因召祐入朝祐恐與所壁燕弘亮謀殺之而萬紀先引道
祐遣弘亮馳馭追擊斬首殊支體投園中又殺典軍韋文振文振卒以校尉

從帝征伐以質謹自將帝使事祐曲廐馬切諫不納輒見萬紀道之故祐內嘗
忿疾萬紀死文振懼馳去追騎獲之祐平贈萬紀齊州都督武都郡公食二千
戶謚曰敢文振左武衛將軍襄陽縣公食十二萬紀子玄初高宗時兵部侍郎
懷恩萬紀族孫祖弘壽為隋臨汾司倉書佐高祖平京師擢太僕卿盧國公卒
謚曰恭故懷恩以蔭累遷尚乘奉御襲爵貶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
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
取時語曰寧飲三斗麀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慶
葉衛刑宋五州刺史洛州長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汴州時刺史楊
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汴橋新成立木中途止過車者懷恩適過之示
德幹曰民不可止邪焉用此德幹慙服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從子楚璧為
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玄宗在東都楚璧乃與李迥秀子齊瑄陳倉尉盧玠左屯
營長上折衝周履濟等謀反以兄子梁山詐為襄王子號光帝擁營兵百餘夜
入宮城欲劫留守王志愔不克遲明兵斬楚璧等傳首東都藉其家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萬年人父毗為隋殿內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
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為秦王府士曹參軍從平東都遷尚衣奉御制袞
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貞觀初歷將作少匠大安縣男護伯獻陵拜大匠

丈德皇后崩攝司空營昭陵坐弛職免起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陽詔立德按
奕壇建離宮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廣成澤號襄城宮役凡百餘萬
宮成煩燠不可居帝廢之以賜百姓坐免官未幾復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
航五百艘遂從遼攝殿中監規築土山破安市城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倬
不可通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帝悅賜予良厚又營翠微玉華二宮擢工部
尚書帝崩復攝司空典陵事以勞進爵大安縣公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
留守京師領徒四萬治京城卒贈吏部尚書開州都督陪葬昭陵謚曰康

立本顯慶中以將作大匠代立德為工部尚書總章元年自司平太常伯拜
右相博陵縣男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
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
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
畫見名與斯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
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
相馳譽丹青之嘲咸亨元年官復舊名改中書令卒謚曰文貞

立德孫知微曾孫用之知微聖歷初為豹韜衛將軍武后時突厥默啜請和
親后遣知微攝春官尚書持金帛護送武延秀聘其女默啜怒非天子子囚

延秀挾知微入寇趙定尊之如可汗以示華人自何以比蕭然朝廷以知微賣國夷其族知微不知逃還武后業已然乃曰惡且疾子賜百官甘心焉於是骨斷鬚分非要職者不能得子則先以武三思壻免死玄宗在藩時以善割豕寵開元中有司奏擬供奉姚元崇以為則先刑戮家又逆人姻屬不可留京師詔曰朕在外日嘗驅使宜令供奉用之初為彭州參軍嘗攝錄事一日糾愆謬不法數十事太守以為材後舉通事舍人累遷右衛即將知引駕仗金吾將軍李質升殿不解刀呵卻之請按以法左右震悚始有司以三衛執扇登殿用之奏三衛皆趨悍不宜升陛邇御坐請以官者代遂為故事天寶中女為義王玳妃終左金吾將軍

蔣儼常州義興人擢明經第為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最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為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表最狀擢會州刺史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病利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狂積年不平前刺史踵以罪去儼至發隱禁姦姦號良二千石永隆二年以老致仕未幾復召為太僕卿以父諱辭官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

過失不見用自以愆何護不應諫於是田游巖與處士為洗馬太子所尊禮
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鼎盛聖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居責言之地
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向使不食王粟僕何敢議今祿及親矣尚何酬塞遊巖
愧不能荅儼尋徙右衛大將軍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
中宗立以舊恩贈禮部尚書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祖元禮隋州刺史弘機仕貞觀時為左千牛曹參軍
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
風俗物產為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擢朝散大夫累遷
殿中監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
二子漢晉名儒象自為表長敦勸生徒繇是大化契苾何力討高麗次灤水會暴
漲師留三日弘機輸給資糧軍無飢高宗善之擢司農少卿主東都營田苑官
者犯法杖乃奏帝嗟賞賜絹五十匹曰後有犯治之母奏遷司農卿太子弘薨
詔蒲州刺史李冲寂治陵成而玄堂院不容終具將更為之役者過期不遣衆
怨夜燒營去帝詔弘機嗣作弘機令開程左右為四便房擗制禮物裁工程不
多改作如期而辦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仆不完朕將更作柰
財用何弘機即言且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

成帝大悅詔兼將作少府二官督營繕初作宿羽高山等宮徙洛中橋於長夏門發利涉橋人使之天子乃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歎其美詔即其地營宮所謂上陽者尚書左僕射劉仁軌謂侍御史狄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深宮複禁不欲百姓見之恐傷其心而今列岸謬廊巨王城外豈愛君哉弘機猥曰天下有道百官奉職任輔弼者則思獻替事我乃府藏巨守官而已仁傑非之俄坐家人犯盜劾免官初東都方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姦賊狼藉弘機曰欽遂假中宮驅策依倚形勢虧紊皇明為禍亂之漸帝遣中使慰諭敕毋漏言遂欽遂于邊后恨之永淳中帝幸東都至芳桂宮召弘機使白衣檢校園苑將復任之為后掎而止終檢校司農少卿事孫岳子景駿景駿別傳

岳子武后時為汝州司馬以辦治稱召授尚舍奉御入見后賞其能曰卿家事朕悉知之因問舊故至家人皆不忘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忤旨下遷宋州長史歷廬海等州刺史皆著風迹恩嚴兩施睿宗立召為殿中少監恩遇尤異竇懷貞等誅而岳子舊與經過為姜皎所劾貶渠州別駕起授陝州刺史卒孫臯別有傳

姜師度魏州魏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崗令有清白稱神龍初試為易州刺史河北道巡察兼支度營田使好興作始廝溝於冀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

帝故迹並海鑿平虜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爲陝州刺史
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爲廢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
拜太子詹事玄宗徙營州治柳城拜營田支度脩築使進爲河中尹安邑鹽
池酒發師度大發卒血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瓜洛
權朝邑河西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收棄地二千頃爲上田置十餘屯帝幸長
春宮嘉其功下詔褒美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進將作大匠左拾遺
劉彤建權天下鹽鐵利內之官免貧民賦詔戶部侍郎強循與師度並假御
史中丞會諸道按察使議所以權之之法俄爲議者沮閣不行卒年七十餘
師度喜渠漕所至繇役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爲後世利是時太史令傅
孝忠以知星顯時爲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強循字季先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陷死循教人渠
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詔書褒享甚厚歷大理少卿太子右庶子爲
政辦給不爲威嚴遇人盡信不疑然當時恨其少文云

張知謩字匪躬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知玄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
高第曉吏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爲引重調露時知謩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
臺侍御史知謩歷十一州刺史所益有威嚴武后降輿書存問萬歲通天中

自德州刺史入計石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
列戟白雀巢其廷后數寵賜知泰歷益州長史中臺左丞兵部侍郎封陳留
縣公中宗在房州禁察苛嚴知襄陽與董玄質崔敬嗣繼為刺史供擬保戴
不少弛帝復位拜知襄陽左衛將軍加雲麾將軍封范陽郡公知泰御史臺大
夫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漁陽郡公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泰忤武三思
故出為并州刺史天兵軍使終魏州刺史謚曰定知襄陽東都副留守左右
羽林大將軍同華州刺史大理卿致仕年八十開元時卒知襄陽敏且亮惡請
謁求進士或不才冒位視之若仇每教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
后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敏出入百姓驚駭推米踊貴卒罷不
用議者羞薄之知默與監察御史王守慎來俊臣周興掌詔獄數陷大呂守
慎雖其甥惡鞠引之暴不得去請度為浮屠后許之而知默卒陷酷吏子孫
禁錮為張氏羞知玄子景昇知泰子景佚開元中皆顯官

列傳第二十五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唐書一百一

端巖學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南宮太常書吏部侍郎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救撰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為隋晉王妃故入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是足鉞孝標膏肓矣晉王為太子授右千牛即帝位妃為后而瑀寔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遁階矣后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鑿喻宜不戰而解又衆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高

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
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獄其機謂羣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
未解時乃給恐我遂出瑀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
募勇敢士擊降之悉指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
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
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
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
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旣寶之故
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
都督詔嘗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救多違舛
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
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
關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
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災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

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瑤不能無少
望乘鑄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
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瑤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瑤曰三代有天
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
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
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
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瑤論議明辯然不能容
人短意或褊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
言多黜瑤亦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瑤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
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
預政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
弟弗見容瑤於爾時不可以利休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
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
有時而失瑤頓首謝曰旣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

徵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
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
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
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荅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
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
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懼
臧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
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
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
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
昭陵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
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
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

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具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官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洛州參軍事相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

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
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
邏恭祿及燭龍恭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
將王君奭河龍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
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己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
珪爲瓜州刺史宥樹陴塢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懾諸部
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
瓜州守珪拒其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
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鬪迄晡乃
大潰斬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
又官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
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
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
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

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
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
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
使弟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
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
帔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
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
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蔣
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
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
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
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
留有詔即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

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秘書少監稍遷尚書
右丞擢河中管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省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
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為峽州司
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嫻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
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
興五宗推主蔭為官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鬲
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
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鬲先人墅以濟燔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
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
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
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
久乃拜兵部侍郎普王為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

制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
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
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為李楚琳所
害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
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巨使參領帝
不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
玷于危當懲又前敗因迷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
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迳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
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興元
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辜臯殺
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
善汰惡為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
以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
捐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諭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

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命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弟恐寢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部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女嫁靈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伎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拂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旣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疲天下嘗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鏞薦爲御史中丞鏞與今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龍衣徐國公穆宗立逐鏞議所以

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
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
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
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
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
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
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嘗里有餉謝拒之
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
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
自請罷異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為尚書左僕射用播為鹽鐵
使後宰相俛自謂輔政踐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
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為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
都性簡潔以聲利為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文
宗即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

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即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開成初弟倬為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絹三百因倬致之俛終不起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寘交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恐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

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與
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旣乎

做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
嘗以李璣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做封還詔書帝方作樂
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
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
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璣經略安南璣以暴沓免俄起爲
壽州團練使做劾奏璣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
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做知
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
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子做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
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
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
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流遠去樹堤

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官人持兵柄倣以鯁正
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
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救諸子繕補殘書
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倉者伺
望得無蕙茲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
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
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
內外畏讟言令孜拒黃巢以廩采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
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
給事中召不至卒

遼字得聖眞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
保衡聯第而遼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于下
諸儒漸薄之不甚齒獨呼遼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撫

造罪繇起居舍人斤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暝若有人謂曰
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造怙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
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絲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
王鐸主貢舉而得造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踞殿中造掖
起之帝喜曰造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造曰不止以長乃鐸門
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造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
司空封楚國公造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
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漶弛支詳在徐州引
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
獲食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
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傳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
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
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官人手造即時叩延

英爭曰疑吉以寃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接且數暮安得
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
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
寵可多公卿無不附順唯遘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他鹽給衛
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
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
間大臣造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
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
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
得復宗廟遺老殘民間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
王功爲敕使之寵今茲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脅君羣
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
公其圖之遘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
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

無宜此致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致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煜而召遘作冊遘苦辭致更委歙曰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煜罷遘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遠爲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遘雅隙乃劾嘗爲僞臣即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遘見柄任凡五朞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僞署不得其死人爲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蒞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爲第一而劾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匿里中與蔣沈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

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
盛古未有也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唐書一百二

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李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奉

敕撰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辨對哀暢無所訕衆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詧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絃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眞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領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麕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旣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

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
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
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
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人公母憂乃授文本侍
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
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
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
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
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
曰文本死所不忍間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
陵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幃事母以孝
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
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
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

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荅拜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又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羲從子長倩

羲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琴乃薦羲為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為員外郎者韋嗣立薦羲且言惟長倩為累久不進后曰羲誠材何諉之拘即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

六十六
唐書卷三十一
矣俄為中書舍人又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
者眾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義為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
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
獨義勁廉為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
睿宗立罷為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
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
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義監脩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
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義兄獻為國子司業仲
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義歎
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
家

長倩少孤為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
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閒亦開陳請

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
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
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
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_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
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摠管征吐蕃未
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
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
汴州俊儀父_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繫師元靖君亮
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
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
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
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布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
太子注范晁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

靜寬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孌慕僕射徐陵白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曰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二不改字文化及已弒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聊城爲寶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貞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

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經兩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囹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

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具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

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
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
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
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
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
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
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
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不得用金銀銅鐵
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
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
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
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
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宮體
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

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
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
時無本世南暗跡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
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
其法爲世秘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
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
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
之蓋當代名臣人倫准的今其云止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
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
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
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
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文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
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邴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

大驚號竒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佚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
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龍父爵安平
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
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楊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
奪爵為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
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
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
中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
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
詒書輔公柘使殺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柘反授吏部侍郎或
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柘書乃解猶貶涇
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
縣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衣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
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蝶無度乃

作替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在
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
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
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
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
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
長樵廝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
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員外
司列少常伯數豫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
期進曰臣十室且有中心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
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
避囂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
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言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惣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己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懼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輔之益

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子家太宗征遼子遂良
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
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子於朕耳
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
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太宗
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
是下教以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
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
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
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
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昂並以本官爲學士
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
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略前載無常禮
之間命閻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

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
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
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
卒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
口署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
憂能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
平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
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母以義裁糾之嘗遺玄道婢
乃良家子爲所掠遺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
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己遂反坐是流雋
州未幾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緡帛久之致仕加銀
青光祿大夫以祿歸第卒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
府倉曹參軍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紅左山

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荅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彦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為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寘嘗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為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脩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外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眾貽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即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家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

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
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
貞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
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
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
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爲游賞者乎
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
陵

孫瑋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
霆思廉以諸生侍房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
心褻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
其何以抗之哉且太宗之尊表云

瑋字令璋少孤撫昆媚友愛力學才辯授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
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秘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

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劾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
璿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
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
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
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
自璿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璿族犯法不可
爲侍臣者璿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
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
避正殿應天變璿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
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
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
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璿拔前語以傾后意
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璿
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

一級后封嵩山詔璿摠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
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璿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
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食傳
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璿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
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珣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盡
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
蜀吏貪暴璿擿發之無所容其後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
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璿爲兼之新都丞朱待
辟坐賊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璿據劔南有密告后者詔
璿窮按璿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
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入五十餘族
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璿獄不
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
葬贈越州都督諡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二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絺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女奴偽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

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祕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璿相繼去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已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摠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大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

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劼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菜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菜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脩撰之原自德菜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

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譏定除秘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脩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那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虐卒穀豐巨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王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戎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

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顛庾安禮彭播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太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毋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顧涓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祕書學士涓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其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

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秘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峒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峒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峒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峒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弃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

奉用度。峒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穀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爲不臣，桓魋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拂顧命，盭經誼，臣竊懼之。今赦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荅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峒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峒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峒爲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峒。峒謝使者曰：得公

手署恒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恒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
負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
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
太子右庶子復爲脩撰性悞且介人人與爲怨孔述睿同脩史恒
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
戶口爲己最竇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
察使按部及州恒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
映者至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
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恒入謁從容步進不祿
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檣恒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
部貶衢州別駕刺史田敦恒門生也與恒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
半以賙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
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
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德棻之辭
章皆治世華采而渙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
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
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
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岑虞李楮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唐書一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太常寺卿集賢殿直學士宋祁奉

敕撰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荅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顛然改容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戎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

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
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
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元不死臣據漢南尚爲
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
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
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
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
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
下計忠矣時武功鄧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
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
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
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
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
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

復朴素今乃即其官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
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
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
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
撻于塵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
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
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
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
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
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南果蔬儲利佐公上良
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
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

行來毋犯之載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
平方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與還第卒
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始良嗣為洛
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
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李蕭管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
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
常丞為酷吏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
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
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
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眾乃定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
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
齡死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
中上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

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署有司疑詰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冕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瞋不能視帝閱之聽還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臯之兄羣對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負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之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即奏述性豪

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婿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迷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竝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閒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

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此言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整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推剽乘夜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由洛姦人乘虛一日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安士氣餘飽然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摠幽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牽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

士王頗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
言孫方質光宅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
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
禍荅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為酷吏所陷
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
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
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
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
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
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嚮背應計不
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
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
之明日有獻鷓者不卻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

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賚賞以率土之
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立
武門游戲臣以爲非詔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
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
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
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
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
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
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
帛三百匹初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
羣臣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帝語裴寂曰隋爲無道
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

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
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臣矣俛首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
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
書稱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
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
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
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
哉壅隔故也至疏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
者何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
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
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
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
幸甚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
帝數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詔言入也蹕

非真尊其居處為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為天子尚行之乎竊為陛下不取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為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右丞韋綜劾更隱沒事下大理評鞠伏伽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綜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為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為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曰亂乎且萬乘之尊身使庶

務曰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
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
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枯
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
鑒所以亡日慎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
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立素上書曰臣惟秦
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
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
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
構科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
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
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
都之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
生意未完定柰何營采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

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
內弗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
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
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膏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
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
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
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
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
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閒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
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
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
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
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

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殺殺除民害也
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
然則探道在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裨萬
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子曰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
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
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
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
曰周公資聖人而握休吐殮下白屋况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
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
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閒召代博奕不宜屢也
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
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摧至銀
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立素曰宮中所見止婦
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取美德者幾何若無之即便設豔嬖何足

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
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櫓狙擊危脫死嘗聞
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立素破之既不悅醜德日聞玄
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
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飢食以安海內而太子
賚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
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
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
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大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
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
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今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
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
藝孰有過此寵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
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

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
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徵美
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
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立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朝
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立素
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常問立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褚
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信於人明主不失信於戲故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
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立素在隋
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立素出不
能徙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
卜祝庸保量能竝用陛下以立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
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
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
方寢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
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
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
根著于心而歸責立素其何救哉此士屢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舍守書吏部侍郎元集賢館脩撰臣宋祁奉

救撰

于志寧字仲謚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爲太師燕國公父
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
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
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
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
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
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
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
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
志寧曰古者太子旣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
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

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
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
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言曰忠孝不
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
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
乃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奢靡彩飾於其間工匠官
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植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
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
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
宦官志寧復諫曰奄官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
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
齊任鄧長顛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
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轅貴仕品命失序經
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

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怨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壯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今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統千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惓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脩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暮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

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
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
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
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
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
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
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
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
子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
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
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
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
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譏賞

賜以巨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
本草尚矣今復脩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
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糾繆四百餘物今考正
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
曰班固雅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
氏嘗藥以極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
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
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
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
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
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
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
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

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未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旣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平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跡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啓願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一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

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燬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己護前羞與同史任為等列奏徙休烈為國子祭酒權留史館脩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太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脩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

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國簿鼓吹
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為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遣謁者
就第宣慰為儒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為翰林學士益天
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教字蹈中擢進士
為秘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鄴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
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為元稹李紳所厚
與蔣防俱薦為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為信州刺
史防汀州刺史教封還詔書摺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
太輕眾皆嗤譟逢吉乃厚教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為宣歙觀察使
教脩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為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擇物以
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龐
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
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
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明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授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信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卧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汚賊遂害之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脩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摠管府戶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

轉中書全又列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絜者任之敦樸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

帝子拜諸叔諸叔荅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
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
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
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沉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
尚書監脩國史進爵脩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
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
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
給輜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
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
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
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
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
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

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
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
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
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
湯武得稷卨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
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
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合光規模宏遠左右
文武誠無將相材矣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
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
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今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
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
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其賜勞尤渥還為
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
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曰決庶務既為京師重且示

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荅曰古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荅乃賜宮女黃金器赦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柰何舍朕去邪泣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旣冠頰皙美姿製衣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

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朝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竝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負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蟲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宮里是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譏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置權勢震

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
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顯政邵王重潤
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
等臯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
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庭辯皆
不讎然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
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鞫而司刑正賈
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
贓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
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
即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
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曰
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踈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
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

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言昌宗應原
璟執奏昌宗法當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
願可之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
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
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
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匕
首堪留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
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唐書一百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前請香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救撰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紂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恭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善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利可汗

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閒親新聞舊之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元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疑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然无忌固讓詔荅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與共艱難

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况其功帝欲功臣竝世襲刺史貞
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難清寓內
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侯雖名不
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朕
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公國房
玄齡宋州刺史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史國於萊李靖濮州刺
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史國於陳道
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劼德宣州刺史
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史國於襄程知節
普州刺史史國於盧劉弘基朗州刺史史國於夔張亮澧州刺史史國
於鄖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
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
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為藩翰而薄山河之誓言反為怨望
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

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
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勸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
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
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
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荅
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百死於
是遂定以无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
又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辭師傅
官聽罷太子太師遙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
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
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
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言悟臨難
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不行發言可意
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

更事緩急非可倚也。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緒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搃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秘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為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

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
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
狀帝驚曰將安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
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
復爾使我重愧天下奈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
事无忌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
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宰
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
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
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
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
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
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
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

逆徒自承何疑而不使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統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訐无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暮親皆謫徙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龍哀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母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為荷氏令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為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禦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且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

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諡曰良陪葬昭陵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爲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旁與聞秘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爲醜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爲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諡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爲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嵩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爲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己追至京屬吏訊榜色不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

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跳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以多進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省俄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柰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遣字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頽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遣使弔之贈荊州都督諡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府

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真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

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柬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子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

敷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食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侂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

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天兵
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內以爲餘寇不可以無酋長
故墜書鼓毒縣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
下旣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今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
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
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比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
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
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
再興再興爲忿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
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
殊裔絕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
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慎將付銳兵十萬翔旌雲輶唾手可
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擡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
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

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襄
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
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
其賂魯納郟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
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誦諍不
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
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別置院居
太子遂良諫以爲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愆宜許太子
閒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
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
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
而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爲
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兼太
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

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
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勳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
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
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
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
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
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
第今立之柰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
還陛下此笏再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
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
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
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
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立
齡勳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芳草

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
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謚巨力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螻餘齒
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
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貳子彦
甫彦冲流愛州殺之帝遣詔聽其家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
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
駢表遂良客寔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
陽翟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
中突厥圍北廷詔璆持節監摠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
外郎而氣象疑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
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
開皇律且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瑗少負節行博學子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龍哀爵永徽三年

遷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
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
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
尚知相擇况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此常輟卷
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
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
至誠懇切詐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
下之明折志士之銳况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
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字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
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黜白傅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
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
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
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
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

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
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
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
為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字文化及難闔門死
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
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
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
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為之兼崇賢館
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脩
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
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如關雎之
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

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負
今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謾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
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
兼太子賓客進爵爲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
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
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
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且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
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紛然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楮
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摠兵拒
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
馳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輜還鄉初濟與高智周
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
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
不可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

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異母
兄恒上元中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又李驍將而恒濟俱
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
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
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
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
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
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
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
鯁切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璉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
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璉曰凡仕為丞尉且
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偏下哉荅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與既處
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坐而非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祿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跡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拘之絕其交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

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柰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爲柏人

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寢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爲秘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首虵龍箠羽鶴鷺豈雍州判佐比平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効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狀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

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味鳴辰胙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璦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些乎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